

马礼逊辞典中的新词语*

黄河清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934) 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 他在华 25 年, 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的全部翻译为中文, 并予以出版, 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在翻译《圣经》的同时, 他还编纂了第一部《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此词典成为以后汉英、英汉词典编纂之圭臬。《华英字典》篇幅宏大, 分三个部分, 共 6 卷。第一部分出版于 1815—1823 年, 中文名字叫《字典》(共 3 卷), 是根据《康熙字典》编译的。第二部分出版于 1819—1820 年, 中文名字叫《五车韵府》(共 2 卷), 这部分是根据汉字的注音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

第三部分只有 1 卷, 出版于 1822 年, 这部分没有中文名字, 只有英文名字, 叫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即《英汉词典》。本文所要考察的便是这一部分, 之所以先研究这一部分, 主要是因为前两部分是汉英词典, 以解释汉语的字、词为主, 而第三部分的《英汉词典》, 则是以解释英语词语为主, 有许多新词, 价值更大, 需要先研究。

2000 年, 谭树林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建设通讯》发表了“《华英字典》与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一文¹。谭文对马礼逊的《英汉词典》有过一个初步的研究, 列出了《英汉词典》中的近 20 个新词。然而, 根据笔者的研究, 《英汉词典》²中的新词远不止这些, 还有许多谭文没有涉及, 因此, 很有必要对马礼逊的《英汉词典》加以重新研究。

马礼逊的《英汉词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每个词条均以大写单词为词目, 词目后是汉语释义, 再后则是汉语释义词语的注音, 在注音后面有时还配有汉语释义词语的英译。在许多词条中, 列有有关这个词目的短语及其汉译等。例如:

APOSTLE, 使徒 sze too.

Apostle of Jesus, 耶稣的使徒 Yay-soo teih sze too.

BREAST BONE, 胸骨 heung kuh; 胸膛骨 heung tang kuh.

PAY a debt, 还债 hwan chae; 扣账 kow chang; 还账 hwan chang; 偿还 chang hwan.

To pay ready money, 出现银 chuh heen yin.

To pay before hand, 预先支出价钱 yu seen che chuh kea tseen.

VIVIPAROUS, 胎生 tae sang, womb born.

笔者是在这样的条目中，逐条进行了仔细的阅读，将马礼逊使用的汉语词语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那么，马礼逊在《英汉词典》中使用的词，哪些是他创制的？哪些不是？怎么去判别？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对《英汉词典》中的词语作一下区分：哪些是古时候就有了，是前人使用过的词，哪些是马礼逊创制的词。这项工作做起来量很大，也很艰难，稍有疏忽，就会出错。如谭树林在“《华英字典》与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中，将“消化”这词当作是马礼逊创制的。其实“消化”是个古词，最早见于晋王羲之《杂帖》：“前却食小差，数数得便疾，政由不消化故。”唐时又见于《法苑珠林》卷一一四：“食不消化，恒常呕逆。”在以后的宋、元、明时也见有人使用，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使用过这个词。所以“消化”是地地道道的汉语词。

又如，陈力卫在“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³中认为，“审判”是马礼逊创制的词，其实也不是，意大利学者马西尼曾在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的《西方答问》中找到了“审判”这词的用例⁴。尽管如此，马西尼仍是疑虑重重，他在结束这个词的讨论时说“此词是否为艾儒略创制还很难确定”。后来我们发现，马西尼当初的疑虑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几年后，笔者在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的《畸人十篇》（1608年）中看到，利氏曾两次使用“审判”这词：在《畸人十篇》第四篇中，利氏说：“天主审判严矣，其耳目于我也，犹人乎哉，可弗惧与？”在第八篇中，利氏又说：“自性天理审判，按我罚我，我可以贿赂脱乎？可望主者慈宥乎？”由此可见，“审判”这词在利玛窦那时就已经有了，或者说，这个词就是利玛窦创造的。

因此，要在《英汉词典》中把不是马礼逊创制的词区分出来，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然而，我们又不能不做这项工作，否则以后的研究就无法继续。

1. 利用汉语已有的词：

笔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英汉词典》进行了研究，初步区分出了不是马礼逊创制，而是马礼逊沿用前人的词语。

在《英汉词典》中，用来对译英语的有许多词是汉语原有的词，那是一望而知的，如马礼逊用“鬼”来翻译 ghost，用“才子”来翻译 genius，用“恩典”来翻译 grace，用“地气”来翻译 climate，等等，这类例子举不胜举。

马礼逊在《英汉词典》中除了使用汉语古词外，还沿用了他以前传教士使用过的词。他的这

种沿用,为推广这些词语,起了积极的作用。马礼逊使用最多的要算是利玛窦创制的词语,例如:

北道(北回归线) 北极 半球 比例 玻璃镜 地平线 地球 地心 经度 精神 刻(十五分钟) 量天尺 南道(南回归线) 南极 平行线 日轮 曲线 三角形 上帝 审判 圣经 十字架 天国 天球 天神 纬度 午线 月轮 造物主 直角(这些词见于《坤輿万国全图》、《天主实义》、《几何原本》等)

除了使用利玛窦的词语外,马礼逊还使用了艾儒略创制的词语,如“海豚”、“海马”、“海外”、“弥撒”、“十诫”、“西学”、“医学”、“真主”等(这些词见于《职方外纪》、《西方问答》等)。

此外马礼逊也使用了邓玉函(Jean Terrenz, 1576—1630)和王徵在《奇器图说》中创制的“风琴”,樊守义在《身见录》中创制的“修道院”,蒋友仁(Benoist Michael, 1715—1774)在《地球图说》中创制的“子午圈”等。

马礼逊在《英汉词典》中还使用了“大班”、“港脚”、“公班衙”、“买办”、“千里镜”(望远镜)、“千里眼”(望远镜)、“五线界声”(五线谱)、“显微镜”等,这些词现在还一时不能确知是谁创造的,但估计是明清时期产生的。在这些词当中,有些词现在还在使用,而马礼逊在书中使用这些词,无疑是对它们后来的流行起了推动的作用。

在对马礼逊《英汉词典》的考察中,我们还发现了这样一类词,在有些词条中,马礼逊明确指出,这些词是前人的用词。这一信息对于我们词源考证的人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为我们确定了一个时间指向,即这些词的产生不是在他那时,而是在他之前。例如,在《英汉词典》“SPIRIT”条下,马礼逊写有这样一些话:“In translating ‘Holy Spirit’, the Romish Missionaries sometimes use, 圣风.”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圣风”这词不是马礼逊创制的,是他以前的天主教传教士使用的词⁵。因此,若要考证“圣风”这词产生的源头,目标应指向1822年以前那段时期的文献。

又例如,在“EUROPE”条中,马礼逊有这样一些文字:“EUROPE, in the Chinese maps drawn by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is called 欧罗巴 gow-lo-pa; other maps have called it 友罗巴 yew-lo-pa. The people of Canton in speaking of it, call it 祖家 tsoo kea ‘the house of ancestors’ it is sometimes denominated 大西洋 ta-se-yang.”

马礼逊的这些话,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欧罗巴”是耶稣会士绘制的中文地图中使用的名称,在其他地图中,欧洲还叫做“友罗巴”,而且这个“友罗巴”不是马礼逊创制的,是当时已经有了。二、当时的广州人,称洋人的老家为“祖家”。

在马礼逊的《英汉词典》中,类似这样的记述还有许多。例如,马礼逊说,“领洗”、“付洗”、“主日”(指星期天或安息日)、“三位一体”⁶等词语,都是天主教传教士使用的、当时已经有的

名称;“乐国”是伊斯兰教徒指称阿拉伯半岛的名称,也是当时已经有的;“码”是广州话中用来指欧洲度量单位 yard 的名称,也是当时已经有的;“毬”字是当时用来表示地球的一种写法,等等。马礼逊的这些话,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示,就是这些词都不是他创制的,是他那个时代就已经在使用的,如果要考证这些词的产生源头,得从他之前的文献中去寻找。

2.马礼逊创制的词

笔者在对马礼逊《英汉词典》的考察中,挑选出了以下这些词语,初步确定是马礼逊词典中首次出现的:

词表 A:

比例规 城堡 单数 单位 刀叉 灯罩 度量衡 堕胎 鹅毛笔 发酵 法律 公判 灌木 关系 估量 海运 合法 红宝石 花椰菜 霍乱(指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 奇数 交换 胶水 进口货 净重 旧教 乐园(指基督教中所说的天堂或伊甸园) 立方(指数是3的乘方) 卵生 芒果(mango) 面包 魔窟 穆罕默德(Mahomed) 闹钟 柠檬(lemon) 疟疾(指由疟原虫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炮火 炮眼 批评 铅笔 签名 乔木 轻唇音 轻读 球形 人证 日本国 肉欲 神枪手 使徒 受孕 水平(指跟水平面平行的) 水准 胎生 糖果 天极(指地轴延长和天球相交的两点) 跳舞 铁锹 土蜂 卫城 戏剧 响板 小说 鞋刷 新教 新闻 行为 行销 胸骨 验货 眼科 演习 洋参 阳桃 牙签 牙刷 椰子油 英国 英文 油布 原价 晕船 运河(泛指人工挖成的可以通航的河) 折尺 直肠 支出 纸牌 知识 止痛 重唇音 重读 桌布 走私⁷

词表 B:

白铅(锌) 北带(北回归线) 标(指手表或怀表) 大伙(大副) 倒嚼\反草\倒草\反嚼\翻草(反刍) 二伙(二副) 番琴\洋琴(扬琴) 寒暑针(温度计) 喉榄(喉节) 活字\生字\动字(动词) 寄居螺\寄居虫(寄居蟹) 基利基督(Christ, 基督) 蓝旗国(瑞典) 南带(南回归线) 内肾(肾) 牛乳油\牛孀油\牛孀皮(奶油) 牛油(黄油) 清真教(伊斯兰教) 三伙(三副) 神使(天使) 十二个(打) 书房\书室(图书馆) 叹辞(叹词) 万花镜(万花筒) 写字箱(写字台) 信资(邮资) 羊排骨(羊排) 药线(导火线) 一百年(世纪) 医馆(医院) 引水人\带水人(领港) 晕浪(晕船) 中衫(夹克) 竹布(亚麻布) 孖姑烟(segarr, 雪茄)⁸

以上将马礼逊创制的词分为两类，词表 A 中的词是现在仍在使用的，词表 B 中的词是曾经使用，现在不用的。

词表 A 共 92 个词，词表 B 共 46 个词，两表加起来共有 138 个词。在这 138 个词当中，音译词只有 4 个（芒果、柠檬、穆罕默德、孖姑烟），绝大部分词都不音译词，这说明了当时创制名词时有一种很明确的取向：尽量使用中国人能见词明义的词语，不用无法从字面意义看清词义的音译词，这不仅仅马礼逊是这样，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教士在创制词语时也如此。因为当时中国人对西方语言知之甚少，音译词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而音译词一般是随着外语的逐步推广，才会渐渐地多起来。汉语中音译词的多与少，与国民外语知识的丰富与贫乏是直接相关的。

从创制词语的形式来看，在词表 A 和 B 中的 138 个词里，有 96 个词是偏正结构，占了总词数的近 70%。马礼逊不但在创制词语时采用的大多是偏正结构，即便是他利用旧词给以新义的方法来创制词语的，他所选用的汉语词，也是偏正结构。这与利玛窦创制词语的方法基本相仿⁹。

用这种方法创制词语，其实就是通过逻辑学上的种（正）加种差（偏）的方式，使某种事物在众多同类事物中找到准确表示自己的“位置”。例如“新教”这个词，先是把所指定位在“教”这种事物上，这个“教”在逻辑学上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种概念。种概念的确定实际上是明确了此词的所指在众多事物中的类属。然后，“教”字前面再加上限制成分“新”字，这等于是加上了“种差”，即同一个属下某一个种和其他种（如“旧教”、“清真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等等）的差别。种差的加上，缩小了词的所指范围，而且这还使得“新教”这词的所指与其他同类属的词“旧教”、“清真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的所指有了区别。也就是说，使用这种方法创制词语，能在同类事物中提炼出某一事物的区别特征，而这正是事物命名中最基本的要求。显然，偏正结构正好为达到这种要求而提供了构词条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汉语用来表达事物的词多选用偏正结构的名词，利玛窦、马礼逊等也正是利用了这个特点，创造出了许多偏正结构的名词。

从创制词语的内容来看，马礼逊这些新词不仅仅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更是向中国传播了许多新知识、新概念，例如：

刀叉 公判 花椰菜 霍乱 乐园 基利斯督 面包 牛油（黄油） 书房\书室（图书馆）
戏剧 响板 小说 写字箱（写字台） 新教 新闻 洋参 牙刷 医馆（医院） 折尺 纸牌
中衫（夹克） 竹布（亚麻布） 桌布 孖姑烟（segar，雪茄），等等。

马礼逊《华英字典》的出版，很快在欧洲引起了反响，受到当时欧洲各界尤其汉学界的普遍赞誉，并立即风靡欧洲大陆。然而在中国，对中国人来说，反应却十分冷淡，这大概是由于马礼

逊的《华英字典》主要是为西方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而编的，而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学习外语也没有太多的兴趣。所以这部书在中国人当中遭到了冷遇。

但是当时在中国传教的西方人就不这样了，《华英字典》对他们来说是学习汉语很好的工具。可以说，马礼逊同道及其后继者所使用的汉语，基本上都带有《华英字典》的痕迹。这些人对马礼逊词语的推广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使用马礼逊词语的这些传教士当中，要算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最为突出，他在《博物新编》、《全体新论》和几本医书(《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中使用马礼逊的词语最多，如，“白铅”、“薄荷油”、“霍乱”、“卵生”、“内肾”、“柠檬”、“胎生”、“显微镜”、“胸骨”、“眼科”、“医馆”、“油布”、“直肠”、“知识”，等等。

另外，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 1801—1861)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使用了马礼逊的“面包”、“糖果”、“运河”、“知识”，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在《植物学》中使用了“球形”，柯为良(Dauphin William Osgood, 1845—1880)在《全体阐微》中使用了“受孕”，林乐知(1836—1907年, Young John Allen)在《格致启蒙》中使用了“天极”，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年—1897年)在《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中使用了“花椰菜”以及指图书馆的“书房”，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在《化学鉴原》中使用了“发酵”、“胶水”、“止痛”等。

在传教士编辑的一些期刊中我们也见到了马礼逊创制的词语，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有“乐园”、“显微镜”、“新教”、“新闻”、“演习”、“英国”、“知识”等；《遐迩贯珍》中有“法律”、“芒果”、“疟疾”、“炮眼”、“签名”、“戏剧”、“显微镜”、“新闻”、“信资”、“引水人”、“英国”、“英文”、“支出”、“纸牌”、“知识”等；《六合丛谈》中有“关系”、“默示”、“使徒”、“售货”等。《中西闻见录》中有“度量衡”、“奇数”、“炮火”等；《格致汇编》中有“比例尺”、“关系”、“闹钟”、“日本国”、“水平”、“行销”、“原价”、“晕船”等。

另外，在1837年的《红毛番话》中我们也见到了马礼逊创制的“花椰菜”、“芒果”、“柠檬”、“铅笔”、“牙签”、“纸牌”以及指黄油的“牛油”、指写字台的“写字箱”等。

马礼逊的《英汉词典》对日本也产生了影响¹⁰，现在日语中有不少词语，就源自这本词典，例如：

度量衡 发酵 灌木 海运 合法 奇数 精神 乐园 卵生 炮火 炮眼 批评 铅笔
乔木 人证 肉欲 使徒 胎生 土蜂 堕胎 新闻 胸骨 眼科 演习 英文 原价 运
河 折尺 直肠 支出 知识

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明确地说，这些词语就是通过马礼逊的《英汉词典》传到了日本的，

因为这中间也有可能是通过后来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传到日本的，但不管怎样说，日语中现在使用的这些词其源头在《英汉词典》。

笔者虽然对马礼逊的《英汉词典》进行了仔细地阅读，但仍不免有所疏忽，有些词语可能会遗漏，这需要以后再补上。还有，有些词语笔者判断为是马礼逊创制的，这种判断或许会被以后发现的更早的词语书证所推翻，因此希望有志于此的读者共同探索，不断提高。

另外，本文虽然对《英汉词典》作了考察，但《英汉词典》其实只是马礼逊《华英字典》的第三部，另有第一、二部分本文还没有涉及，虽然这两部分新词比较少，但也不能说一个也没有，例如，在第一、二部分中，我们还是发现了“磅”（指重量的 pound，见《华英字典》第2卷第759页和第4卷第634页“磅”条）这个词。又例如，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又发现了“咖啡”这词（见《华英字典》第4卷第383页“咖”条），因此笔者接下来的工作便是要对这两部分再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马礼逊在《华英字典》中创制的所有词语，作全面的分析。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资助，谨此谢忱——笔者注。

作者 Email: huang.1958000@163.com

注释：

1. 见《词库建设通讯》2000年第22期。
2. 本文所研究的《英汉词典》版本为张西平主编的《华英字典》第6卷，系影印版，2008年1月由中国郑州大象出版社出版。
3. 见中国南方报业集团《21世纪经济导报》2007年5月28日，第35版。
4. 见马西尼“艾儒略对汉语的贡献”（孟伟根译，黄河清校），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1年第68期第59页。
5.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统筹编写的《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圣风”条下所提供的书证取自马礼逊1823年翻译出版的《新遗诏书》，笔者是该词典编写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也是该词条的撰写者，当时笔者以为这个词可能就是马礼逊创造的，现在才知道不是。
6. 马礼逊在“TRINITY”条下还说，天主教传教士曾经用“亼”字来表示 trinity。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亼”字是三合的意思，许慎在《说文解字·亼部》中有：“亼，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凡亼之属，皆从亼，读若集。”（见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08页）不过马礼逊在此之前，在《华英字典》第一部分第1卷中已经说过，“亼”字在汉语中并没有神的象征意义（见第一部分第1卷第62-63页“亼”条），大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亼”字的这种用法没有

流行开来。但是马礼逊在书中的这些记述,为我们研究基督教名词的创制过程,提供了史料上的佐证。

7. 在这个词表中,有些词加有括注,因为这些词在现代汉语中是多义词,如“乐园”,它有两个意义:
①基督教中所指的天堂或伊甸园。②快乐的园地。但马礼逊在其词典的“PARADISE”条中是这样说的:“PARADISE in heaven; a garden of pleasure in heaven, 天上乐园。”可见马礼逊在这里所用的“乐园”不是第二个意义,而是第一个意义。因此为了加以区别,这里特用括注提示。其他如“霍乱”、“运河”、“天极”、“水平”等均属这类词语。
8. 笔者之所以认定这些词是马礼逊首创的,理由有几个:一、《汉语大词典》和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统筹编写的《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对于上述这些词所提供的例证都晚于1822年,有的甚至没有例证;二、在一些研究论著中,对这些词语源流考证时,所提供的书证,晚于1822年。如“新闻”这词,何华珍在“‘新闻’探源”(香港《词库建设通讯》2000第22期)中说,表示news的“新闻”这词见于1833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实早在马礼逊的《英汉词典》中,我们就见到这样的条目:“NEWS, something not heard before, 新闻。”这里,“新闻”已经用来翻译news了。
9. 利玛窦创制词语也多数使用偏正结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请见黄河清“利玛窦对汉语的贡献”,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3年第74期。
10. 见陈力卫“马礼逊《华英·英华辞典》在日本的传播和利用”,“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3月18日,澳门。